

中国古代名案传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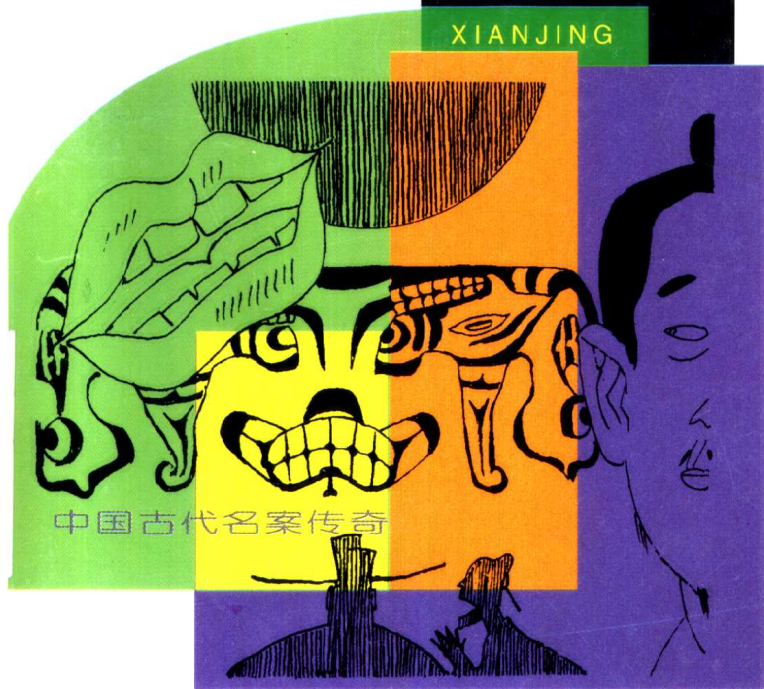
暗箭、陷阱、黑网，善良的人啊，人间不是天堂。

陷

阱

海龙河等编著

XIANJING



中国古代名案传奇

7.8

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陷阱/海龙河等编著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97. 8

(中国古代名案传奇)

ISBN 7-205-03919-3

I. 陷… I. 海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643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217 千字 印张: 10 $\frac{3}{8}$

印数: 1—6,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张富娟

责任校对: 刘 涛

封面设计: 赵多良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定价: 11.0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名案，世代流传，是中国民众的不朽话题。在传承中，其情节逐渐艺术化，案中人物逐渐典型化，进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一大主题。反映中国古代名案的戏曲、电影、话本小说等，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，人民大众百看不厌，这不仅是因为案情本身曲折动人，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公平和正义的愿望，体现了人民同情被压迫者、憎恶压迫者的情感，凝结了人民大众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胆识和智慧。为了弘扬真善美、鞭挞假恶丑，我们本着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的原则，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，以飨读者。

本书撰稿人：

白 沙	崔 棠 华	印 有 志	宋 文 坤
赵 慧 平	李 泽 淳	木 华	房 聚 棉
王 福 和	许 金 龙		

目 录

遭诬陷窦侍郎贬死邕州案 (1)

月明星稀，黑影窜至，相国府的千年老树上，一只喜鹊惊起；窦相国贴身女婢惊倒在地……

李林甫构祸忠良案 (35)

退朝后，李林甫故意掉在后边，走路一瘸一拐，玄宗见状问道：“爱卿脚有何疾？”李林甫连忙躬身施礼道：“回禀陛下，臣足并无疾，只是有事要单独奏明皇上。”

罗织罪名陷害岳飞案 (69)

西子湖畔，岳飞墓前，至今锁着一对罪人，他们罗织罪名陷害忠良，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逼迫严蕊陷害唐仲友案 (103)

自古人们只知道小人陷害君子，哪晓得君子也曾迫害过“小人”！一个满腹经纶的理学大师，竟为争一口闲气，从“文人相轻”发展到“文人相恨”，直至“文人相害”。

贼人栽赃造冤案 (135)

人生在世，名声比什么都重要；得了坏名声，出了坏事人们自然想到他；历史上由坏名所累而遭殃蒙冤者不胜枚举。

李玉英狱中诉冤案 (171)

《列女传》载有弱女子李玉英辨冤奏本，后人有诗记曰：

昧心晚母曲如钩，只为亲儿起毒谋。

假如血化西江水，难洗黄泉一段羞。

汪知县陷害才子卢楠案 (205)

“早来领教”传成了“绝早就来”，一语之差，酿成大祸；糊涂知县只为一点“面子”，陷害才子，造成千古奇冤。

魏忠贤诬害循吏案 (237)

凛凛寒风，皑皑白雪，一代奸宦魏忠贤深知末日来临，“既然当初能给自己施官刑，今天就不能给自己施缢刑吗？”一狠心脖子伸进了吊环，双脚蹬开……

阉宦陷害袁崇焕案 (269)

守边的功臣屡建战功却未得好报，朝中的奸贼诽谤离间就可心想事成。办的事越大，怨恨的人就往往越多；所做的贡献越多，诋毁的言辞就往往越重。保卫了国家的疆域，却得罪了皇宫的

閹党；奉獻了忠心赤胆，却招來了天子的誅殺。當權者的昏庸無能，惡勢力的陰險狡詐，沒落王朝的黑暗腐朽，使得一代愛國名將身遭酷刑，屈死法場。戎馬一生，剛直清正。無財無物，無兒無女。只留下一世英名，一桩冤案令后人悲叹不已，潸然泪下。

清末迫害林則徐案 (299)

英國的偉人蠟像館有他的塑像，馬克思的著作論述過他的功勞；毛澤東的文章贊頌過他的偉績，天安門的烈士紀念碑下有記載他虎門銷烟的大型浮雕。崇高的氣節令人敬仰，不朽的英名在人們心中回蕩；輝煌的業績使人銘刻，不幸的命運令人感傷。拳拳赤子心，反遭明槍暗箭；精忠報國情，又屢受不白之冤。歷史回報他的只有辛酸和遺恨，留給后人的則是一片不盡的思索空間……



月明星稀，黑影窜至，相国府的千年老树上，一只喜鹊惊起；窦相国贴身女婢惊倒在地……

世间经目未为真，疑似由来易枉人；
寄语刑官须仔细，狱中尽有负冤魂。

这首诗，单说的是那遭构陷的冤案，被屈死的冤魂。

诸位看官，自从盘古开辟天地、女娲抟土做人以来，这人世间真不知出过多少屈死的“冤魂”。想那周朝的周公姬旦，是何等的忠良！可被蔡叔霍叔放出谣言，无以自辩，只得隐于家中，每日里在忧惧中讨生计，而江山社稷也差一点被蔡叔霍叔夺走。再如那春秋时的伍子胥，曾辅佐着吴王阖闾与夫差父子二人，向西攻破了强大的楚国，向北威震齐、晋二国，向南打得越国人服首称臣。打下了花团锦簇的一片江山，到头来，却为奸臣伯嚭构陷，被吴

王逼令自杀，还把他的尸身用皮革盛上，扔到大江之中。又有那楚国的忠臣屈原，受靳尚、郑袖两个奸臣的谗毁，被楚王给流放到蛮荒之地，最后自沉于汨罗江而死；秦国的宰相李斯，被奸邪的赵高构陷，终于被杀；北齐的大将斛律光，本是齐国的擎天柱，被阴险的祖珽所陷，身灭族诛；唐朝的魏元忠，忠贞不二，遭武后两个面首张易之、张昌宗的构陷，贬死于涪陵；宋朝的岳武穆，为秦桧以莫须有之罪，杀死于狱中。这一个接一个的冤屈，真个有泼天也似大，天装不下，地载不动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所谓世事难料，这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，浮浮荡荡的朗朗乾坤，谁也难免不有个阴差阳错，一时大意的时候，也算是运交华盖。当年颜回贤人见疑于孔老圣人，曾子见疑于慈母，这都有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由在，自然怪它不得；最可恨的，是有那等奸邪之辈，谗佞之徒，心毒如蝎，手狠似狼，望风捕影，指鹿为马，凭着如簧之巧舌，罗织起弥天大网，把个好端端的人儿，恶狠狠直送上断头台，冷森森驱赶向黄泉路。且不说当事人伤心惨痛，就如看官这等心慈面善的，也忍不住要气咽喉咙，钢牙咬碎，骂一句天道无情，哭一声旷古奇冤！真个是：

奸邪自古陷人多，无奈君王轻信何？

朝论若分忠佞字，也应齐唱太平歌。

故事发生在大唐。

这事说来话长。隋朝末年，唐王李渊起兵晋阳，带着几个儿郎，凭着掌中剑，手中刀，打败各路诸侯，创下了

大唐江山。太宗继位，励精图治，遂有“贞观之治”。由太宗传位于高宗，高宗被篡于武后，武后传于中宗、睿宗，睿宗传于明皇帝，是为五代七帝，达到了“开元之治”，这是唐朝又一个兴盛的时候。万不料乐极生悲，喜极愁来。这唐明皇到了晚年，却一日甚似一日地荒唐起来，况且又是个风流的性儿，多情的种儿，内宠杨贵妃，外任李林甫、杨国忠和安禄山，姑息养奸，遂酿成一场大祸，史称“安史之乱”。这一乱不要紧，险些儿断送了大唐的江山。虽然历经坎坷，收复两京，可千疮百孔，旧貌无复昔颜。更可悲的是，传至德宗皇帝时，形势更加不堪，诸镇节度使各自拥有重兵，作威作福，多有不臣之心，而无归顺之意。朝廷号令不行，百官各怀心事。真是：

自从天宝坠朝纲，四海生灵被扰攘。
社稷安危悬卒伍，朝廷轻重系藩方。

你道可悲不可悲，可叹不可叹？纵有一两个忠贞之士，想要出来干一番大事，自然招惹得那一班小人排挤误陷。也难免要遭受不白之冤了。古书上曾说，青蝇屎最能败坏好东西，哪怕是块美玉，不慎被蝇屎污了，再也除它不掉，那奸邪害人就像这蝇屎污物一般无二。正所谓：青蝇一相点，白璧遂成冤。而今说的这个冤案故事就发生在德宗贞元年间。

话说德宗朝有个宰相，姓窦，名参，字时中，扶风平陆人氏。这扶风窦氏原是唐代关中响当当的大姓，但到了

窦参父亲窦审言，生前不过是闻喜县的一个小小的县尉。窦参自幼饱读诗书，天文地理，无所不览；政术法令，无所不通，真个是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。生得中等身材，白晳晳一张面皮，黑魇魇几点胡须，不怒自威，不矜自高。为人严谨方正，不苟言笑，最是重义气的。他做万年县尉时，有个同僚叫曹芳的，与窦参交好。有一天晚上，本该曹芳当班，曹芳的老母突然病重，便转请窦参相代。可巧的就在这天夜里走了狱中的要犯。京兆府按查下来，要治曹芳的罪。窦参听说，马上去见京兆府尹，说道：“此事与曹芳无关，应罪窦参。”因此被贬为江夏县尉。只此一件，即令众人刮目相看，无不敬服他的为人，窦参之名，一日之间，传遍京城。窦参生性强直，不避权贵，有胆识，有担待。有一次，婺州一位姓邓的刺史贪赃八千贯，按律，应追缴赃款。但这位姓邓的与当时在朝为翰林学士的陆贽很有交情，又正好遇到平复两京，皇帝颁下大赦令，陆贽便想免了姓邓的赃款。窦参坚决不许。后来皇帝下诏，命群臣庭议，窦参独立坚持，终于将这位姓邓的刺史正之以法，朝野因此肃然，百姓无不称快。又有一回，雅王府傅（“傅”，官职名，从三品）李翰奏称：京师人家的猪生下来有两个脑袋，四只脚；牛生下来有六条腿。于是便说：这是“吉祥之兆”。窦参斥责道：“万物各有其性，违其性，即为不祥。猪本来是一头四足，今多一头；牛本来是四足，今多二足，此乃猪祸、牛祸，‘吉’从何来？‘福’从何至？况且如今四海战乱未平，入夏以来，河南、河北、山南和江淮等地，有四十多个州发生水灾，被淹死的人不下两万。朝廷赈济犹恐不及，哪里还有闲情

逸致，听这些虚诞无聊的话头？”于是命人将猪、牛抛掉。所做之事，多如此类。后来宴参辗转地做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也就是宰相，以严正无私被当时人所称道，这且不表。

且说这一日，朝参散罢，宴参回到光福里自家府中，饭也不吃，话也不说，独自个儿喝了几杯闷酒，就在庭院之中步来走去。此时正值阳春三月天气，一轮皓月当空升起，庭中古树参天，碧草青青，池萍点点，花坛上牡丹花儿正开，微风吹过，送来一阵阵花草的清香，真是好个景色也。有首诗单道这春夜月色的好处：

春山多胜事，赏玩夜忘归。
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
兴来无远近，欲去惜芳菲。
南望鸣钟处，楼台深翠微。

可这宴相国既不赏花，也不玩月，只是双眉紧锁，一迭声地长吁短叹。家人见老爷心中不快，一个个屏息凝神，小心服侍，却也不敢动问。这时，有一个青衣急匆匆地走上前来，对相国细声说道：“大郎，奴婢有要事相禀。”看官，你道这“青衣”是何许人？又何以称宴参为“郎”？这中间有个缘故。“青衣”，就是黑色衣服，在古时本来是天子所穿。《礼》书上记载：“（天子）衣青衣，服苍玉。”也就是说：“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佩戴着青黑色的玉。”可是自从汉代以后，青衣就成了卑贱者穿用的衣服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后世就称奴婢为“青衣”。再说这个

“郎”字。原来唐朝时奴仆称呼主人为“郎”。当年则天女皇宠爱张易之，就有那一班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朝臣称张易之为“五郎”，那自然是把自己当作张易之的奴仆了。可见这“郎”是个尊贵的称呼，却与后世不同。

且说窦参回头一看，见说话的不是别个，正是贴身的奴婢，名唤上清。这上清年纪约在十六七岁的模样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虽算不上是花中的魁首，却也别有一种妩媚动人处。况且人又百灵百俐，知冷知热，大方稳重。虽然出身贫寒，却也识文断字，又做的好诗，唱得好曲，不似那些花里忽哨的轻佻女子。因此上窦参对她总是另眼相看，不把她当那寻常的下人。后来窦参的妻子故世，窦参也不再续弦，更是加意地宠爱上清，就仿佛那结发的夫妻一般。当下窦参见问，便道：“有何事？”上清道：“请大郎到堂上，奴婢方敢禀告。”窦参见上清话中有话，也不细问，便同上清回到了厅堂之上。

方进得堂来，上清便关上房门，道了声：“大郎好险！”窦参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怎的好险？”上清抚着胸口，长出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奴婢方才在阶前，见庭院中大树上藏着一个夜行人，怕是要对大郎不利，不敢高声，是以请大郎来堂上说话。”窦参听了，大吃一惊：“有此等事？”起身向外张望时，果见影影绰绰有一黑影隐于树叶之间，不由得怒气填膺，拍案骂道：“陆贽这个老匹夫！难道真的要置老夫于死地吗？”上清心下着慌，望着窦参，一个劲儿地说道：“大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如何是好？”窦参沉吟半晌，站起身来道：“也罢！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！”

且说宴参主意已定，迈开步，下得台阶，来到庭院之中，冲着树上黑影一抱拳，大声呼道：“树上君子，可是陆贽所派？能下树来一叙否？”只听树上黑影答道：“相公果然好胆气！”说话之间，那黑影身形一展，也不见他如何动作，便似一片树叶一般，已飘然而下，落入庭中。向宴参打拱道：“小人重孝在身，不便施礼，相公勿怪。”

宴参借着月色，这才发现来人果然穿着一身粗麻孝服。当下也不多问，便向来人道：“壮士可是陆贽派来取老首级者乎？”来人却不正面回答，只道：“说来惭愧，小人人家有大丧，穷得办不起大葬礼，不得已，才出此下策。听说相公乐善好施，所以才趁着月夜，前来相访。不料打扰了相公的雅兴，十分过意不去，乞请相公勿怪！”宴参见他不愿说，也不再勉强，便试探道：“老夫见壮士也是个性情中人，如果能保全老夫性命，老夫定当厚报。堂上现有绢千匹，这是老夫的全部家底，正准备用来修私庙。今日壮士光临，老夫无以为赠，且尽老夫所有，相赠壮士。壮士意下以为何如？”那人拜谢道：“深谢相公大恩，只是小人受之有愧。但恭敬不如从命，既然相公如此说，小人便拜领了。请相公命家人把赐于小人的绢掷于墙外，小人先于街中守候。大恩不敢言谢，异日定当厚报，小人这就告辞了！”说着话，倒行了几步，身子一扭，飞身上了墙头，倏忽不见了踪影。

宴参惊得呆了一般，好半晌方才缓过神来，然后命仆人将绢封好，从墙头掷于街外。又命人从门口小心侦视，只待那人挟带着绢走得无影无踪，这才敢回房。

不说刺客去向何方，且说宴参回到堂上坐定，心口兀自怦怦跳个不住。上清斟上茶来，然后傍着宴参坐下，这才问道：“大郎今日散朝，饭也不吃，茶也不喝，始终闷闷不乐；而今又有刺客上门，这却是为着何事？”宴参恨恨地道：“唉！还不是陆贄那厮？真是活生气杀人也！”上清安慰道：“大郎且莫气恼，究竟为着何事斗气？说出来，也好让奴婢为大郎分忧。”

宴参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说来话长。翰林学士陆贄，早就想做兵部侍郎。可他是一介书生，知道什么行兵打仗？因此老夫不肯，他便怀恨在心；后来又见老夫领了度支盐铁转运使这样的肥差，更加恼羞成怒。前些日子，申儿出事，他便想扳倒老夫。幸亏陛下英明，未能得逞。今日早朝，他又唆使金吾大将军李翰，来诬陷老夫。那李翰做雅王府傅时，曾与老夫斗过气。如今已做了金吾大将军，又听了陆贄的挑唆，自然是一心要置老夫于死地。这刺客想来是那陆贄、李翰所为了。”

看官听禀，原来宴参妻子亡化，身后并未留下一星半点根芽儿。宴参就只有一个远房的侄儿，名叫宴申，因此上宴参就把他当成嫡亲的骨肉一般看承。可恨这宴申并不争气，依仗着叔父的纵容，胡作非为，贪财好色。有时宴参无意中跟他说起欲擢用某某人时，宴申听得这消息，便事先向那人泄漏，收受好处，是以众人都戏称他为“喜鹊”。明着是说他能给人报喜，其实是讥讽他招权受贿。以此招了不少的非议。若只有这些，倒还罢了；更有一桩：这宴申又与金吾大将军嗣虢王李则之、左谏议大夫吴通玄等一班小人勾结到一起，专干一些不佞不俐的勾当。

窦参多次规劝，总是不听。窦申无子，一心指望着窦申为他养老送终，也拿他无法。后来嗣虢王图谋不轨，为人告发，窦申受到牵连，被贬为道州司马。

上清对此也略有所知，便宽解道：“窦公子不听大郎劝告，致有今日之灾。这也没什么，大郎何必自寻烦恼？”窦参摇了摇头道：“卿有所不知，若仅止申儿一事，倒也不愁了。申儿之为人，皇帝知道的最是清楚不过的。原先皇帝也曾多次告诫老夫，说：‘爱卿他日必受窦申之累，不如早些将他开出家门，也免了众人的议论。’老夫不忍，果不其然，被皇帝言中了。申儿算是自作自受，也不必说他了。只是如今陆贽李翰那班人误陷老夫，罪名却是非同小可。”

上清听了大惊，道：“难道还有比窦公子那件更大的事不成？”窦参叹道：“大得多！大得多！其实不为别个，只为老夫救护神策将军孟华、右龙武将军李建和王前的事。孟将军前年在平定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时，立下过赫赫战功，李翰却误陷他谋反；吐蕃连年入侵，多亏右龙武将军李建和王前，领兵出征，出生入死，才打退了吐蕃，保得西北边境的平安。李翰又误陷他二人暗中与吐蕃相勾结。将孟华、李建和王前三个人，一古脑儿打入死囚牢中。如今国运维艰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如此赤胆忠贞之人，反遭诬陷，岂不叫天下人寒心？天理何在？是老夫气他不过，一力主张，为他三人平反昭雪，以此惹怒了那班奸贼。而今又来误陷老夫，说老夫与孟将军等人狼狈为奸，皆有不臣之心。叫人如何不气？因此上烦恼。”

上清道：“大郎明日上朝，何不将这番话在皇帝面前

剖白一番？”窦参摇头叹息道：“难！难！难！这可不比前番申儿之事。皇帝最恨的就是不忠之人。自从建中年间朝中领兵大将朱泚和李怀光叛乱以来，皇帝的疑心一日重似一日，对任何人都不信任。老夫今日也曾在皇帝面前一一申辩过，怎奈李翰陆贽等人百般搬弄口舌，叫人如何分辨得清？皇帝虽然没有降罪，可已经十分不悦。今夜陆贽那厮又派来刺客刺杀于我；如刺我不成，定会想出更毒的手段来对付老夫，明日只怕凶多吉少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长吁短叹。上清在旁只是劝慰，说：“大郎福大命大，遇事每每能逢凶化吉；况且向来深得皇帝倚重，这一回想来也不过是一场小灾。且放宽心，不必烦恼。”催促着窦参上床就寝。可窦参哪里放心得下？街上传来更鼓声，已是四更天，尚兀自睁着双眼，睡它不着。正是：

半窗树影清凉月，无际冤愁傍著人。

却说窦参一夜未曾合眼，直捱到五鼓，起来梳洗了，上清劝着，勉强用了些早餐，仆人已将轿子备好，乘了轿子，便直往朝中而来。是时天尚未明，行人稀少，只有街两旁的买卖人家，早已起身，洒扫庭院，打点门面，准备一天的营生。窦参无心观看，径直来到朝堂。不一时，文武百官络绎来到，分班而立。天子在内侍和宫女的簇拥之下，由两柄雉鸡尾制的宫扇护着，升上御座。中使喝朝，雉尾扇缓缓移开，香烟缭绕，仿佛仙境一般，好不威风，好不严整。诗人有诗单赞那早朝的气象，诗曰：